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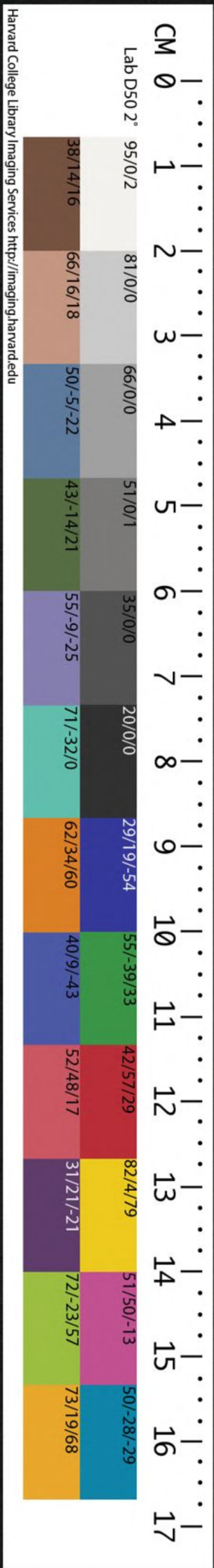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52)

南  
海  
三

卷之百十四



史緯卷一百十四

南齊書三

列傳

太子長懋

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太祖所愛。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侍軍旅接將帥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初創霸業，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東齊，令通文武賓客。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履行。太祖將受禪，世祖還京師。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史編 卷之一百一十四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世祖即位立為皇太子末明五年太子臨國學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周易乾卦本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為德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詔太子於宣猷堂錄三署囚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而性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立園圍與臺城北塹等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內施高鄣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

張設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遠過雉頭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末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僭擬羽儀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屏藏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政當掃墓待喪耳後竟賜死十一

何不施机  
巧毀撤

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臨視疾篤，上表奉辭。薨年三十六。太子入在儲宮，豫參政事，內外咸望繼體。及薨，朝野驚惋，上臨哭，盡哀，詔歛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後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毀除。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太子惡明帝，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悅此人。」子良苦救解之。後明帝立，果盡誅其子。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西河之痛，恒人且然，况正體東宮，方樹年德，守器之重，先期告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非獨一人之不幸矣。

### 后妃

世祖裴皇后早薨，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末明

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武帝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至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始鳴，故呼爲鷄鳴埭。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召入宮，宋明帝用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爲韋公云。

文帝王后琅琊人，建元四年立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官

男左右豈  
亦面首之  
顛與

人製新麗衣服及首飾而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鐻不過十餘  
枚鬱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  
所未有也高宗卽位出居鄱陽王故第永元二年梁王定京  
邑迎后入宮稱制及禪位于梁后遜居外宮天監十一年薨  
謚曰安后

鬱林王妃何氏撫軍將軍戡女也初將納爲妃文惠太子嫌  
戡無男門孤王儉以妃家便爲將來外戚唯須高曹不須強  
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乃成婚妃性淫亂鬱林  
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書馬澄年少色  
美妃悅之常與鬪腕較力王以爲歡笑澄郟縣人嘗逼畧人

家女爲秣陵縣所錄王語縣放遣之澄逼求姨女爲妾姨不  
與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  
澄曰僕父爲給事中姨家寒賤政可爲妾耳徽孚訶遣之及  
王爲太孫何氏爲皇太孫妃有女巫子楊珉之美貌妃尤悅  
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與王相愛寵故王恣之太孫卽位  
爲皇后封后母宋氏爲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墜地珉  
之常居中侍明帝與徐孝嗣請殺之不聽又令蕭坦之固請  
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  
殺坦之耳語曰此事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爲阿奴曰阿奴  
斃去坦之曰楊珉之與皇后有私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許

之坦之馳報明帝，卽令建康縣行刑，有赦原之，而珉之已死。后親戚入宮，人賜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爲王妃。

東昏褚皇后，太常澄之女也，納爲皇太子妃。及卽位，立爲皇后，無寵。帝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遂與之亂，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卒，后養之。東昏廢，后及誦並爲庶人。

### 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又湛之爲丹陽尹，所愛一半墜庭前，井湛之率左右營救之。府中喧擾，淵時年十餘，下簾不視也。

有門生盜其衣，淵遇之，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淵貴來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拜駙馬都尉，遷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產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寶物兩箱，在淵所生母郭氏間。嫡母吳郡公主求之，郭氏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母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與之。襲爵都鄉侯。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白帝請以自侍。帝召淵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父至曉，不爲移志。公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身爲亂階？」明帝卽位，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請間出金一餅，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

請淵曰若必見強不得不相啓其人懼收金而去淵竟叙之時人莫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轉侍中丹陽尹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使莫不延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及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鵠之曲腐語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在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使人不能自己儻人常珍奇與薛安都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淵謂全其首領已為弘思不足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叛出為吳郡太守常疾篤馳使召淵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

使著黃羅襪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小間慮建安王休仁為物情所向與淵謀誅之淵固諫帝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議事淵懼而奉旨拜衛尉卿尚書右僕射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見託而意在淵淵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所生母喪毀頓不復可識其年不盥櫛詔斷哭禁弔客塋畢起為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淵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高帝淵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來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

豫焉淵雖貴而家甚貧時淮北屬江南無鰓魚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或以數十枚餉淵門生曰賣之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聊受之雖復儉乏豈可賣餉取錢也湛之側室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主薨淵毀瘠骨立塋畢詔攝職固辭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高帝與淵袁粲言及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命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高帝事乃定順帝立改衛將軍袁粲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正相令人  
齒冷  
淵有此心  
久矣遐亦  
不必居功

賊子

無耻至此

人也他日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為竹帛所笑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事大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淵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告之淵果無違異沈攸之事起高帝召淵謀議淵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指袁粲等也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司徒封南康郡公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嘗酌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天下未



不說更佳

可憐自浮  
獨憐道濟  
也可憐石  
頭城憐表  
象也

平不可不慎從之朝廷機事多與謀議禮遇甚重上大宴集  
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當亦不知我應得天子王  
儉等未及答淵欽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  
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性和  
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  
怡然索輿徐去然不足於名節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詔以淵錄尚書事江左以  
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以為見居本官  
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  
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

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別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今宜  
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淵寢疾表遜位  
武帝不許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贈太宰長子  
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終身愧恨有不仕  
之志服闋入見流涕不自勝武帝以為侍中左戶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賁讓爵與弟纂廬墓下及王儉卒乃騎  
永牛出弔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病篤其子  
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飲食內外閣悉釘塞  
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弊住候之排閣不

可開以杵槌破進見曰世之難保者身也身之難全者名也  
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詎不思保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  
豈身名之爲貴但願啓手足歸舊隴兒輩未達余趣移屍華  
屋失吾素心以此爲恨耳末明七年卒秦表護封還賁子詔  
許之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沒哀毀若成人親表  
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  
就列爲衆所瞻望焉淵弟澄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  
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冷疾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  
曰汝病是食白瀹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吐出  
一物如升涎裹之微動開看是鷄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

澄曰此未盡更服之又吐十三頭而病都差淵從弟炤字彥  
宣少有高節爲成安太守還除國子博士不拜淵子賁往炤  
所炤曰司空何在賁曰奉璽綬詣齊大司馬炤正色曰不知  
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  
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如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  
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淵嘗以輜車迎之  
炤大怒曰此辱門戶何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而還  
弟炫字彥緒少清簡淵謂人曰彥緒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  
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自旦至日中無所得耻之謂侍  
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敢對炫曰今節候雖

至而雲霧尚凝，故斯暈之禽伏而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不勝驩樂。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革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常捧一黃紙帽箱，吹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盡分與親族，病無藥餌，以冠劍爲質。及卒，無以殯，歛贈太常，謚曰貞。

王儉

王儉，字仲寶，曇首孫也。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專心篤學，手不釋卷。

宋明帝選尚陽羨公，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坐巫蠱，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以死請，乃止。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四部書目。蒼梧暴虐，儉外補義興太守，還爲侍中。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時有一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遣兒取燭，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數知帝雄異，請問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遽止之，而神色和平。儉復言：「儉蒙公殊眄，所以言所難言，何見拒之深？」元徽淫虐之禍，非公豈復寧濟？但世情僥薄，起伏多端，公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淪棄，

七尺亦豈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守常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少日帝自造淵欵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不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公未達耳時虞整爲中書舍人閒辭翰儉乃報整使作詔高帝爲太尉以儉爲長史專見任用齊臺建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因與職高帝踐祚與儉議佐命功臣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止二千戶吾意以爲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不過二千戶以臣比

之唯覺其多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封南昌縣公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祖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表諫上納之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時有言竹籬不完固者上改立都牆儉又諫上口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申及甫今天爲我生儉也表請解選曰臣幸邀恩顧未見其倫使傾宗頌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虛讓直以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階次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

兼竊重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不皆  
勲舊，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從之。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  
音樂，孰與朕同？儉曰：臣旣在齊，不知肉味。帝善之。後宴華林  
園，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可羞沈文季歌子夜來，  
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  
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  
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王敬則乃脫朝服，袒以絳斜髻，奮臂拍張，叫動左  
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  
忘。拍張時，世以爲善。答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武帝

六禮自儉  
也

士館豈  
可開於私

駁髻斜簪  
其非風流  
先生之

卽位，進衛將軍，掌選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  
酒。太子少傅，舊二傳，同受太子禮敬。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  
友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修復。明帝置總明觀，以集學士。  
時以國學旣立，首總明觀，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  
書充之。儉留心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必於經傳。由是儒  
學大興。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皆合經典。令史諮事，  
賓客滿席。儉應對銓序，未嘗壅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  
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挿簪。朝野慕之，相  
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  
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

史出諮事，復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十日一出，儉啓求解，選上不許。儉上表曰：臣比年辭選，未垂矜納。臣聞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賢協其衷。而臣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端揆之職，猶可勉勵；至於銓衡之任，實所難兼。夙宵罄竭，藻鑑無庸。非唯悔吝在身，乃至謗議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賢而授，豈無其人？冒死陳誠，必希天聽。見許，改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卒年三十八，贈太尉，謚文憲。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

廷者自  
苟求  
苟求  
從所好

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受禪，詔爲儉立碑。子騫，字思寂，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爲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卽王導賜田也。與故舊共佃之，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梁武受禪，遷中書令，武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帝遣主書宣旨就市之，欲以施寺。騫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對脫畧，帝怒，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出爲吳郡太守。在郡臥不視事。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徵爲度支尚書。卒，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

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後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伏誅

張瓌

張瓌，永之子也。仕宋，爲驍騎將軍。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高帝固請之。瓌由此感恩自結。遭父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令瓌取遐，會遐令瓌招永舊部曲。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從弟融與瓌書曰：吳郡事聞之，嗟驚久。乃知是阿兄。建元元年，遷侍

中。高帝謂之曰：卿雖爲臣，視卿不異。願疑等。瓌每入，直止朝服而已。供給皆內賜也。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勅上庫別藏之，以表其清。武帝卽位，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居官守職，那得輒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牽來。帝怒，以爲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恐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臥疾。屢啓求還，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哀暮畜伎者，瓌曰：我少喜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好，百無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忌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

婦本事

覆用文法

守以備之。及敬則反，瓌遣兵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時散走。免官。復為光祿大夫。梁武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右光祿大夫。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子率，日限作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作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傳書萬餘卷，率盡讀其書。梁天監中，為司徒掾，直文德待詔省，率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武帝手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之矣。」除秘書丞，出為揚州別駕，率居職未嘗留心簿領，及奏事，帝覽牒問

之不能答，但云事在牒中。帝不悅，為新安太守。率嗜酒，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耗其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問。」

柳世隆

柳世隆，元景弟子也。元景賞異之，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起兵，應明帝。為孔道存所破，逃藏民間。道存購之甚急，有貌相似者，軍人斬送之。時世隆母妻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不甚悲而



妻閻氏號叫甚慘，已竊謂母曰：「今當大慟，以使人不覺事。」平遷晉熙王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沈攸之有異議，世祖將下都。太祖與世祖書曰：「汝旣入朝，當得文武兼資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乃以世隆行郢州事。昇明元年，攸之反，遣參軍孫同率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劉攘兵領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率騎兵二千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少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蹙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

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城。世隆隨宜拒戰，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順流而東，不可制也。留攻郢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急危，遣心腹胡元直潛入郢城，通援軍消息。郢城旣不可攻，平西將軍黃回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逼以威勢，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怒，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人人叛，遣十人追之，並去不反。劉攘兵射書請降，世隆納之。攸之大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

應從好讀  
書來

豈武夫之  
言

潰散攸之逃回江陵世隆遣軍副劉僧麟追之攸之死遷尚書右僕射貞陽侯太祖踐阼進爵爲公居母憂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不可復識使人惻然淵答曰世隆事主在危盡忠喪親杖而能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好讀書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世祖卽位加散騎常侍性清廉唯購墳典張緒曰君欲以清名遺子孫耶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一經足矣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已貴每爲之拜或勸祖征止之曰司馬公爲後生楷法吾何止之

哉湘州蠻動世隆總督衆軍討平之遷尚書令世隆好談論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時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卒年五十贈司空謚曰忠武世隆善卜曉數術永明初謂人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命典籤李黨取筆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於倪塘與賓客遊歷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正取其坐處焉別龜甲價至一萬著龜經秘要行於世

垣崇祖

垣崇祖護之弟子也。宋明帝立，崇祖隨薛安都在徐州。虜陷徐州，崇祖爲虜將游兵瑯琊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崇祖因據朐山，遣使歸命，送其母還都。太祖在淮陰，拔爲戍主。朐山邊海孤險，崇祖常浮舸於水測，有急輒入海。軍將得罪以告虜，虜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軍襲崇祖，屯洛要。去朐山二十里，崇祖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本非專來相攻，不過承信人言，易間惑也。但人心驚恐，汝等可去二里外呼噪而來，唱艾塘義人已破虜，須戍兵速往相助。」船中人喜，爭上岸。崇祖引入城守，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噪。虜見軍備甚盛，引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受

困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異。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尙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以爲輔國將軍。北琅瑯蘭陵二郡太守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非常之勲，退可絕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守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離間部曲。於是奔潰。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力戰殿後而歸，遷東海太守。」崇祖遇太祖於淮陰，謂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主也。」元徽末，太祖懼禍及，欲以家口託皇甫肅將入虜界，會蒼

既知高帝  
何不知武  
帝福來神  
朕耶

史紀 卷之一百一十四  
梧敗太祖名崇祖還都除游擊將軍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  
新有天下夷虜必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當在  
壽春非卿莫制此寇以爲豫州刺史封望蔡侯建元二年虜  
遣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謂衆曰  
賊衆我寡當用竒以制之欲修築外城以待敵城旣廣濶非  
水不固今將堰肥水以爲三面之險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  
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修城築堰恐非事宜  
崇祖曰若捨外城賊必據之此坐而受禽守郭築堰是吾不  
戰而勝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爲深塹使  
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

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  
激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衆肉薄攻小城崇祖著  
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晡時决埭水勢奔下溺死數千  
人虜衆皆退走崇祖嘗自比韓信白起及破虜啓至上謂朝  
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竟如其言自擬韓白果不虛也崇祖  
求鼓吹勅曰韓白自當與人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  
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虜果欲攻下蔡聞內徙乃揚聲平  
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  
敢置戍實欲除此城故揚之使吾不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  
城崇祖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殺獲千計上詔崇祖曰卿視

吾僅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兵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勅修治芍陂田，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有詔還朝，密議方畧，世祖疑有異故，曲加禮待，酒半謂崇祖曰：「人間流言，我已豁然，異日富貴共之也。」崇祖拜謝，酒散，上遣荀伯玉口授邊事，奉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深恨之，及卽位，徵爲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詔稱崇祖搆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前主簿夏侯恭叔殯葬之，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卽位，方鎮進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爲竟陵令，水連理上，有光如燭，人以其爲善政所致。崇祖從

兄榮祖，字華先，少學騎射，或譏之。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樂下馬談論，可以不負七尺矣。」君輩無衛身之伎，何以自全乎？宋明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命往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向朝廷，非計也。」安都曰：「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取勝，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朐山。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登西樓，見鵠翔雲中。

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蒼梧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今動足下牀，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尋遇殺。永明二年，爲新蔡太守，監奴告榮祖作大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巴東王子響事起，方鎮皆稱其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從父閔，宋孝武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

考武末  
所爲欲  
不亡得乎

又以蒲戲取之，令罄盡乃止。嘗與侍中顏師伯榜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閔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獻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閔至，請廷尉自簿，詔獄官留閔，悉送資財。然後遣之。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閔被賧。刺史遷備尉，高帝輔政，使褚淵爲子晃求閔女。閔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悅。後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共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高帝卽位，爲金紫。光祿大夫卒。子禧，伯負，氣豪俠，與王文和俱爲直閣將軍。禧

伯頗以勢地陵之，後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視卿。」因誣以罪，輒遣蕭寅代之。愷伯亦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高宗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意，勅愷伯解郡還寅於道。害之，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日得之矣。」昔垣閔爲交州，閔弟閔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閔之子也。雅有學行，可令同行。曇深至交州而卒，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隨曇深至交州，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傍無親援，晝夜紡織，年旣盛美，甚有容色，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非孀婦所能濟。」不許。鄭氏號泣曰：「曇深旣隕，其孤藐幼，使妾一旦灰壤，生死俱爲異域，妾何面目以見先姑於地下？」楷愴然許之，厚爲資送，間關危險，竟得至鄉，教子義方，親授詩禮，鄉里稱之。

### 張敬兒

張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敬兒初爲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擔水，通泰婢，事發，泰將殺之，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啓明帝云：「泰黨逆，以絲助袁覲爲弩弦。」

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僮役財貨，直數千萬。以所通婢爲妾，遷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兵刃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輦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便使爲重鎮，敬兒求之不得，乃謂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

殺得快

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不答。乃除雍州刺史，封襄陽侯。部他泊沔口，敬兒乘舫艦過江，詣晉熙王燮。遇風，船覆，左右丁壯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求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俯仰，行數十里，方得上岸。敬兒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密白太祖。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弒敬兒疑攸之必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鎧一隻。敬兒密爲之備。昇明元年，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俟攸之下，將襲江陵。太祖大喜，進鎮軍將軍。攸之於郢城敗走，敬兒軍至白水。攸之子元琰守江陵，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長史江又等出奔城潰。



元琰奔寵州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攸之於湯渚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狗諸市郭乃送京師進爵爲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宅侔公府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三年徵爲護軍將軍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太祖卽位遷車騎將軍太祖崩敬兒於家哭曰官家老天子可惜太子少年愛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初得鼓吹羞便奏之王敬則戲之曰公與褚公同階級敬兒

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敬兒從時娶妻毛氏生子道文而鄉里向氏有美色敬兒悅之遂棄前妻而納之敬兒爲三司向氏在襄陽敬兒迎家口至都啟世祖不蒙勞問敬兒猜懼及垣崇祖死愈憂恐嘗夢社樹直上至天自云貴不可言使爲謠言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乃是狗敬兒宅在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不得志向氏謂之曰吾昔時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而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闈人聞其言述之敬兒復

猪狗如何  
省望自取  
死耳

遣使與蠻中交關，事達於帝。永明元年，武帝勅朝臣宴華林園，於坐收敬兒。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之，敬兒不能從。至是，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與子道文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宿，後上與豫章王嶷，上巳宴曲水，舩舩流至御前覆沒，言及敬兒悔殺之，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名狗兒。又生一子，復名猪兒。宋明帝改爲敬兒，猪兒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不復仕。聞敬兒敗，走入蠻中，後出首原其罪。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束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命嚴憲，惜

哉，王敬則，晉陵人，母爲女巫，生敬則，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兩腋下生乳，長數寸，性倜儻，不羈，嘗與旣陽縣吏鬪，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自給，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與壽寂之殺帝，明帝卽位，爲直閣將軍，補旣陽令。名昔日相鬪，吏厚遇之，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耶？」縣有劫賊，阻山爲患，敬則使人致

厚遇之止  
妾說此一

次

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有廟，神甚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收縛之曰：「吾昔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高帝拒休範於新亭。敬則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夜着青衣，扶匍道路，為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既而楊玉夫等弑帝，將首投敬則。敬則馳報高帝，帝戎服入宮。至末明門，敬則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開門，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

三次

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領軍劉韞直問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閉關掩襲，殺韞等。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順帝逃宮內，不出。敬則將輿入迎，啓譬令出。順帝泣涕不肯上車，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彈指泣曰：「願後身世世不復生。」帝王家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幸無他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三年，魏軍攻淮泗，敬則委鎮還都，百姓皆散走上，以其功不問，以為吳興太守。郡多剽掠，有

司馬家何  
在定是殺  
矣

止會華林  
立功耳

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又錄得一偷名其親屬於前鞭之而使偷身長掃街路令舉別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敬則出過市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是我少時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諱也遷護軍以家爲府高帝崩遷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進征東將軍王法明妾路氏酷暴數殺婢媵夫弟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何知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上乃赦劉岱死與王儉俱加開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

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直沙縣吏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所恨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居接士庶皆吳語殷勤周悉初爲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大小若何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悅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此是何語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性警黠雖不大識書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出敬則爲會稽太守海陵王立加太尉及卽位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

注文武皆失色一客在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吳興時亦然敬則悅曰我宿命應得雨然意終不自得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猜防數問敬則飲食體幹問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安慰之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於御前鼓之仲雄還都奏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詐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愧恨永泰元年帝疾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曰東

有意無意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平且吾終不受金銀酒也敬則婿謝朓爲徐州行事敬則第五子幼隆遣將軍徐嶽邀朓爲逆朓執嶽奏之敬則參軍徐庶聞之以告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公林勸敬則急啓賜幼隆死單舟詣闕敬則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對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答明旦召山陰令王詢侍御史鍾離祖願入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兒有幾錢物詢答縣丁率不可上祖願對傳物多未收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公林諫曰官是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詎不

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止敬則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司馬張思祖曰應作檄思祖曰公云還朝何用作此詔遣輔國將軍左典盛直閤將軍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爲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抵興盛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敬則軍多白丁無器仗遂潰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軍客袁

真文琴矣

文曠斬之年七十四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謂道濟避魏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死子仲雄等皆誅漆敬則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爲羽林監隸太祖討休範於新亭劉劭敗死賊進杜姥宅太祖欲還衛官城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不可輕動太祖遣顯達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宋明門

屯東堂時宮中恐動得顯達乃稍定顯達出戰於津陽門大破之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有潘嫗善禁以釘釘柱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日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廣川刺史沈攸之叛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斬之奉表歸心太祖太祖卽位遷安西將軍益州刺史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祖睽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屠之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入見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

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性謙厚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愧歎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牛車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取燒之延興元年加司空進爵爲公高宗卽位進太尉爲三公而職典連帥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子孫以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薄皆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伏枕死特就陛下乞之

乃是格外

大陰騭

史紀 卷之一百十四  
上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乞退不許虜寇雍州失沔北五郡詔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攻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圍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虜突走斬獲千計顯達入據其城進取南鄉縣虜主元宏自領十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軍主崔恭祖以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從逕道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表求解職不許除江州刺史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慮顯達爲變啓明帝欲追還會事平乃止顯達旣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京師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遂舉兵欲直襲建鄴遙指郢

州刺史建安王寶夤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屯新亭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大破胡松於採石京邑震恐顯達至新林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宮掖大駭閉門拒守顯達上馬持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退走騎官趙潭刺落馬斬之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諸子皆伏誅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末明身極鼎鼐則建武末元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

凡人至此  
川嘆



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交身名俱隕悲夫。

### 李安民

李安民，蘭陵人。宋明帝時，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尅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安民主檇蒲官賭，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求其人，不知所在。爲廣陵太守，高帝在淮陰，安民遙相結納。元徽初，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

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行會稽郡事，太祖與別宴，語淹口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泰始以來，內外寇警，將帥各募部曲，安民請自非淮、北常備，其餘悉皆輸遣上納之。家國密事，常與安民論議，謂之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虜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諸屯戍，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時虜兵尙衆，安民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繼其後。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趨至，合戰於孫溪渚，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武帝卽位，遷尙書左僕射。安民結尙書

令王儉故有此授。出爲吳興太守。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祀以輓下牛。安民奉佛法。不殺牛。而於聽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塋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尋卒。世以神爲祟。子元履。幼有操業。爲竟陵王子良參軍。與王融游狎。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殺之。廣之爲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擁護之。會鬱林死。元履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身。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 王玄邈

王玄邈字彥遠。玄謨從弟也。仕宋爲幽州刺史。沈文秀反。玄

邈欲向朝廷。慮見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比曉。文秀追不及。遷青州刺史。高帝鎮淮陰。爲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長史房叔安曰。夫布衣常帶之士。銜一粲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隨將軍也。玄邈乃使叔安入都。發其謀。高帝於路執之。索玄邈表。叔安曰。寡君使僕表上天子。不上將軍。表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所不待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各爲其主。何可罪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至都。啓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及輔政。待之如初。遷

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侯與兄玄載同時爲方伯建元初  
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討之不剋乃使人僞  
降曰王使君兵寡勢弱棄輜重携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  
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捷聞高帝曰玄邈不負我延興  
元年爲中護軍卒叔安清河人爲益州司馬高帝卽位重其  
忠正拜前將軍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當於古人中求之  
恨不至方伯而終

### 崔祖思

崔祖思清河人爲篤昌令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主  
薄參豫謀議宋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密啓曰識云金刀利

祖思早自  
結於齊高  
引識文言  
天命而阻  
九錫之議  
與李贇所  
云踏兩脚  
船也

亦齊川之宜稱齊以應天命從之遷齊國內史高帝爲齊王  
置酒爲樂羨膾旣行祖思美之侍中沈文季曰羨膾吳食非  
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鱉鱸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  
羹豈關魯衛帝悅曰尊羹故應還文季衆議加九錫祖思曰  
公以社稷重臣竭忠貞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  
之不悅曰祖思欲同苟令非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  
官而禮貌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  
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曰  
公忠誠退讓故宜受之以禮冠軍將軍崔文仲問崇祖曰卿  
意云何曰聖人云知幾其神文仲撫髀曰正與吾意同及帝

受禪。閔存故爵文仲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黃門侍郎。武帝卽位。祖思啓事曰。自古開國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若莫罷雜伎。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又曰。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病在不均。罰不在

重。苦於不當。是賞罰空行。無救乎勸沮。使罰行寵習之臣。賞及仇讐之士。將戮一人而天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陽。廓清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罷山池之嚴禁。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矣。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直筆。未聞又諫官久廢。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然出位而謀。發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旣以昌言望已。已

亦當以緘默愧人中丞。雖謝咸立，未有全廢劾簡。廷尉雖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失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近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樂毅，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敬重之。卒官，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至去任，未嘗用子。元祖有學行為射聲校尉。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田為續命田。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父懷民謂之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舉秀才，對策強直，孝武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應朝廷。善明家在郭內，集門宗部曲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遷後軍將軍，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元徽初，遣北使勅善明舉人。善明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群

公秉政善明自結太祖委身歸誠除青冀二州刺史從弟僧  
副爲太祖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  
論使僧副密告善明日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  
爲長筭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動北虜則我計可  
立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  
命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  
貽猖蹖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詣府太祖納之蒼梧廢  
遷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日攸之控引  
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包藏禍心於焉十年性  
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既

崇祖

天奪其魂而闇於兵機兼人情離怨有掣肘之患本慮其剛  
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  
謝晦失理不聞自潰盤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  
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曰卿  
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  
司空褚淵曰朝廷方相委待卿詎得學松喬耶善明日我本  
無宦情因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今天地廓清師濟盈朝鄙  
懷旣申不敢抹於富貴太祖踐阼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  
勢非親賢不居卿爲我臥理之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  
塗伯善明上表曰周以仁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

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  
祚攸集。如此其難也。陛下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開  
軒。鯨鯢自剪。垂拱雲帟。寰宇載宴。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  
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  
命。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習成者多  
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  
萬化始基。宋季煩苛。億兆倒懸。謹陳愚瞽。凡十一條。其一。存  
恤遠方。宣廣慈澤。其二。加惠京師。問其疾苦。其三。宋氏赦令。  
蒙原者寡。赦書事實。宜令相副。其四。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  
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宜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其六。凡諸

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帝子王妃。宜存儉約。其八。內外官  
府。各貢讜言。其九。忠孝廉節。宜擢殊階。其十。選擇才辯。北使  
匈奴。其十一。交州險曼。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  
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上優詔答之。善明身長  
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少立節行。常  
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及仕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  
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  
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  
祿散之親友。祖思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  
邈矣。或携手春臺。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

應作鮑叔

史紀 卷之一百十四  
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万擁旄北服，吾亦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泰來之幾，古今豈殊彼此一致？日者攸之與戎於外，粲乘異圖於內，唯有京鎮實爲聖基，遂乃擢吾爲佐，授以大郡，付吾關中，委之留任。旣不辨有抽劍陷城之用，橫槩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羨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

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例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起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卒年四十九，家無遺儲，有書八千卷，僧副官至前將軍豐陽男，上圖功臣像讚，僧副與焉。

###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建元元年，虜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之，大破虜，殺傷數萬人，上大喜，送金釵、鑷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明年虜攻淮陽，圍角城，初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



以死報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吾子不為世子便為孝子也買  
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勅盤龍曰虜進漣口西道  
便無賊可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民買與魏戰傷殺無數遂  
戰死首落屍猶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率二百人  
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  
龍方食投筯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  
龍驍勇莫不披靡時奉叔已殺魏軍出圍外盤龍不知東西  
馳擊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馳突縈擊  
魏軍大敗由是父子名播北國盤龍形羸弱而臨軍勇果諸  
將莫逮遷兗州刺史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通因大霧乘船

主王僧虔

入清中樵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伏芳下直向城東門登岸拔  
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餘賊  
被創赴水而虜軍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  
主王僧虔領眾赴救虜乃退坐白衣領職尋復位遷散騎常  
侍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  
出卒年七十九奉叔為直閣將軍與直閣曹道剛為鬱林心  
膺奉叔善騎馬帝從之學騎尤見親寵陵轢朝士無所忌憚  
司空王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逕前從者  
執刀背半拔敬則跣足入內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  
那忽見顧奉叔宣旨求妓敬則意乃釋奉叔常翼單刀二十

口出入禁中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乘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明帝作輔，令蕭湛、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鎮，以樹腹心。除青冀二州刺史，奉叔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封曲江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將之鎮。部伍已出，明帝與蕭湛謀稱勅召奉叔於省內殺之。

###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從世祖在顛縣，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破郡獄出世。

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瘡，無不立愈。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左右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夜。康與健兒盧荒向黑，聞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刀欲出。旣審，乃隨入宮，除寧朔將軍，常衛左右。太祖欲誅黃回，回時爲南兗州，恐爲亂，召入東府，使康數其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俯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南濮陽太守，封吳平侯。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共滅虜耳。虜動，康於淮

陽與虜戰大破之進拔樊諸城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卒

焦度

焦度南安氏也為晉熙王郢州參軍度父名明韋主周彥左  
右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役使之度積忿呵彥曰汝知我  
諱明而常呼明何也沈攸之至夏口將直下都度於城樓上  
肆言罵辱發露形體穢辱之攸之怒遂攻城賊眾蒙楯將登  
度投以穢器賊不能升後呼此樓為焦度樓轉直閣將軍度  
見朝貴說郢城時事寒露如初為人質朴口不能言欲就帝  
求州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  
辭親人授之辭度習誦數日得上口會高帝行石頭城度於

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  
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  
游擊將軍卒

曹虎

曹虎下邳人高帝鎮東府為屯騎校尉遷雍州刺史東昏卽  
位為前將軍虎好貨各嗇在雍州致錢七千萬悉厚輪大郭  
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  
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欲誣而奪之或傳虎  
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忌虎舊將兼利其財遣兵收  
之虎歎曰我無異意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諸子長成者皆

錢虜癡相  
可笑

死世宗等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頗知人性既  
儉嗇無所餉遺獨厚饋梁武曰卿必大貴惜我不及見今以  
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梁武在襄陽軍資多乏就虎  
換借遂至十七萬及卽位忘之天監二年武帝忽夢如田塍  
下行兩邊水深無底甚懼忽見虎來負帝曰公今爲天下主  
乃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食昔所借十七萬可還  
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子世澄世宗並擢爲大郡

江謐

江謐字令和秉之孫也仕宋爲右丞江夏王義恭女卒年十  
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曼云禮記女

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  
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謐坐杖督五十謐奏曼  
先同議亦宜及咎曼以贖論除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  
與謐情款隨謐莅郡以事繫獄謐絕其食遵道裂三衣食之  
盡而死入爲遊擊將軍謐喜趨勢利蒼梧王弒後謐竭誠事  
高帝議加黃鉞謐所建也建元元年遷侍中掌吏部高帝崩  
謐不預顧命遂稱疾不入武帝卽位謐不遷官怨望愈甚武  
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不才公今欲  
何計武帝知之左遷東海太守謐憂懼占卦云有客南來金  
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罪惡賜死以金甌盛藥鳩

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令深苛百姓懸鞮於門榜曰謚首介棄官去謚介亦忝厥祖矣

荀伯玉

荀伯玉廣陵人為晉安王子助行參軍隨子助舉事及敗伯玉賣卜自業太祖鎮淮陰伯玉為參軍明帝疑太祖徵為黃門郎太祖深懷憂慮伯玉請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遣遊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之伯玉言卦不成行明帝果詔太祖復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故吏竺景秀常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斲必蕃勿刮腸飲灰

御衣侍御之衣非帝服也

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主家事世祖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善之伯玉忠勤自結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專斷朝事用左右張景真景真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與崑崙舶營貨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畏之莫敢有言伯玉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鸞迎白之世祖夜入宮帝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勅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帝怒不解晝臥太

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往東宮解釋之帝無言敬則因宣旨往東宮又勅太官設饌遣人報世祖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帝扶擁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世祖與豫王疑及敬則捧殺饌帝酣飲賜世祖以下酒大醉盡歡日暮乃還帝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伯玉遭母喪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弔之五更巾車未到其宅王侯朝士已盈巷至旦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至繼後方得進入倚聽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

伯玉啓景  
真不自知  
其驕溢亦  
可以異哉

形容

客久之方得弔比出二人饑乏氣息惓然恨之切齒言於上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時人為之語曰千勅萬令不如荀公一命世祖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有害之者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侍白澤小却以南兖州處之世祖卽位伯玉憂懼上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末明元年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有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又生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伯玉姊當嫁先一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

伯玉亦無  
大罪世祖  
若念其父  
道命不殺  
之可

王琨

王琨華從弟也。父懌，不辨菽麥，人無肯與婚。家以襍婢侍之。遂生琨，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以實對，帝悅。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華孫長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表，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弟佟嗣。從之。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雨淚。高帝卽位，領武陵王師，時儉爲宰相。屬琨用郡吏，琨謂使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

方小郡，當乞寒賤，何容復奪人爲侍中。高帝崩，琨聞國譚，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謂琨曰：有損國望，故宜待車。琨曰：今日奔赴，故自應爾。遂得病，卒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大明中，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往。傳酒行炙，悉用內伎。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莫不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尚書令袁粲等皆贊美之。琨曰：吾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劭果敗。

張岱

張岱，字景山，裕之子也。爲司徒西曹掾。母年老，籍注未滿，岱

便去官還養有司將糾舉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歷北徐州廣州南兖州三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  
情得或問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  
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  
吝之事亦何由及遷吏部尚書兄子瓌恕誅吳郡太守劉遐  
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  
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所耻爲南兖州刺史卒

何戢

何戢尚之之孫也尚宋孝武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

如此卷玉  
得小  
足矣乃兼  
欲大褚耶

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  
內侍許之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以戢爲吏部尚書戢美容  
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史臣曰侍中樞近世  
爲華選金璫焜燿朝之麗服遺棄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  
少姿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辟疆之在漢朝幼有  
妙答仲宣之處魏國見貶陋容難免今世事非一朝何戢之  
讓允矣戢不如淵  
宜其讓也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人仕宋爲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淵欲  
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不遷後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



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耶。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入齊為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真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弟延之。字希季。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以啓明帝。帝即勅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

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平三年。為江州刺史。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湛曰。韜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清靜寡慾。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論而已。為尚書左僕射。卒。子綸之。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居此職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

是子孫何  
必尅日此

不風不須

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淪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  
理以憂卒阮韜陳留人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  
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遷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  
在鎮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嘗隨從終金紫光祿大夫

王僧祐

王僧祐字胤宗微兄子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  
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  
推儉之好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畧盡  
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之  
薦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儉曰

卿弟可謂朝隱儉曰臣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問多病耳  
除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自天子公  
卿欲與之游僧祐未嘗降意遷黃門郎卒子籍梁天監中為  
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愈靜  
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為中散大夫忽忽不  
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除  
作唐侯相小兒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  
未幾卒

王僧虔

王僧虔曇首子也仕宋為太子舍人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曰

僧虔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弟以慈愛，今日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轉黃門郎，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曰：「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譖於帝，免官。元徽中，遷吏部尚書，轉右僕射，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取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折。」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齊受命，轉侍中。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以藥殺囚，僧虔上言曰：「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豈有死生大命而潛行鳩毒？愚請下州郡，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相診驗，家人省視，果屬病死，然後收歛，可使亡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是楚王冢，獲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僧虔云：「此科斗書考工記也。」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裘，就求古人書迹，僧虔以裘中所無者，孫權、孫休、孫皓、桓玄、王導、王洽、王珉、張

芝索靖衛伯儒張翼書十二卷奏之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  
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  
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  
爵方貽官謗邪儉起長梁齋頗華侈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  
戶儉卽毀之僧虔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子  
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卒慈棄郡奔赴時年  
六十贈司空謚簡穆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以吾不見許  
後悔厲且慙且慰但亟問斯語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  
觀行異不復虛耳且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學

何不自知

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謂當小差於史  
未得彷彿曼倩有云難容易見諸玄志一書數十家注自  
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  
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  
事設使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  
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  
輸賭矣且論注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  
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佯造  
化郭象言顛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  
辨其旨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

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已耳設令吾勤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已豈復關吾鬼唯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

張緒

張緒字思曼岱兒子也累官侍中忘情榮祿朝野皆高其風常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王儉謂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當於北士中求之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上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緒諸子多輕俠中子充不護細行儉復以爲言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重緒領本郡中正長沙王晃屬用聞人邕爲

王儉可謂  
善善短惡  
惡長矣

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曰此是身州鄉長短素分殿下何得見枉緒吐納風雅聽者忘倦見者肅然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賞玩咨歎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其見賞如此王儉為丹陽尹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如何復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

祭酒吏部尚書  
日無幾竟  
未見其人  
也

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為之辨食卒年六十八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融字思光暢之子也為宋新安王子鸞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孝武為起新安寺僚佐餽錢帛多者至一萬融獨注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除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耳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無懼色長吟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有曰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後以示鎮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求丞不得  
乃求守真  
可謂不知  
階級矣

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爲儀曹郎家貧欲求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  
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  
年所安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故榛栗藿  
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爲此昔求三吳一丞旣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  
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王僧虔書曰融天地  
之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  
姪俱孤二弟頗弱豈能山海高蹤申融情素阮籍愛東平士

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郎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融  
了無慚色同行者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見之常笑曰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手詔賜融衣曰卿衣服麤故誠素懷有本  
太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故衣一通是吾所服意謂故勝新  
已令裁稱卿體并履一量融善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  
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  
法每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尙  
書何戡善往詣戡誤通尙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  
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遷司徒從事

中郎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常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  
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以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  
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舩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  
融接北使李彪及就席顧之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  
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兼右長史諸暨令張  
欣時坐罪當死初官軍欲殺融父暢欣時父興世以袍覆暢  
而坐之因得免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曰  
此是美事恐有常典不得如所懷竺超民亦嘗救其父超民  
孫微遭喪居貧融弔之時冬月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  
建武四年卒遺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法華經妾二人

畢事各還家不須暫停閨閣融立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談  
論鮮能抗者嘗謂其子曰文章當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  
師也又曰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與飲食耳此外無所與  
吾每以不爾爲恨弟寶積永和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起兵  
於江陵寶積詣之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  
流旣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  
深善之後爲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厚文伯濮陽太守  
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  
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夜有



寄

鬼呻吟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埋之。明日見一人稱謝，忽失所在。子道度叔嚮皆精其業。道度生而甦，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亦精其業。文伯有學行，不喜以醫名。融謂之曰：昔王微稽叔夜，並學而不能其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亦救人疾，卿如此，更成不達。嘗從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逢一婦人有娠，帝診之曰：此是女也。問文伯對曰：腹

范悅詩不傳

寄

有兩子，一男一女。帝便欲剖之。文伯曰：臣針之，立落果兩兒。應針而出。嗣伯嘗出南籬間，聞<sup>斜也</sup>篋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有黥黑無數。嗣伯煮斗餘湯服之，痛愈甚。須臾，黥黑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各釘疽也。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疽，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更奇

史籍卷一百十四終

